



现实就是真正的奇境！

专业推荐

杜小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汝伦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冀剑制 台湾华梵大学哲学系专任教授

*Folge dem weißen*

*Kaninchen*

*...in die Welt der Philosophie*

# 跟着白色兔子， 到哲学世界去

(德) 菲利普·希伯尔 (Philipp Hübl) 著  
王荣辉 译

漓江出版社

*Folge dem weißen*

*Kaninchen*

*...in die Welt der Philosophie*

# 跟着白色兔子， 到哲学世界去

(德) 菲利普·希伯尔 (Philipp Hübl) 著

王荣辉 译

漓江出版社

桂林

Author: Philipp Hübl

Title: *FOLGE DEM WEIßEN KANINCHEN...IN DIE WELT DER PHILOSOPHIE*

Copyright© 2012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y Lijiang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6-352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着白色兔子,到哲学世界去 / (德) 菲利普·希伯尔 著; 王荣辉 译.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5

书名原文: Folge dem weißen Kaninchen... in die Welt der Philosophie  
(大学新知)

ISBN 978-7-5407-8007-4

I. ①跟… II. ①菲… ②王… III. ①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4206 号

丛书主持: 叶 子  
本书策划: 周向荣  
责任编辑: 叶 子  
封面设计: 何 萌  
内文排版: 姜政宏  
责任营销: 景迷霞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9658-8020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 邮政编码: 100176)

开本: 880mm×1 23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10 千字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10-67817768)

前 言 追寻兔子的踪迹	1
第一章 情感，来自理性的思考还是感性的发泄？	14
第二章 语言，真实的沟通还是虚伪的应对？	45
第三章 信仰，来自对神的敬畏？	75
第四章 梦，对未来的预示还是过去的反照？	103
第五章 行动，出于意志的自由还是行为本身？	131
第六章 知识，从何而来又往哪儿去？	157
第七章 美，该如何定义与感受？	184

第八章 思考，是来自意识的谜？	212
第九章 触摸，你对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受？	239
第十章 生命，同时代表着死亡的到来？	266
附录 一场令人兴奋的哲学冒险 / 冀剑制	294
专有名词译名对照	300

前言

## 追寻兔子的踪迹

正当爱丽丝在花园里玩耍时,突然间,有只白兔口里念念有词地跑了过去。好奇的她尾随在后,接着便从兔子洞落入了奇境里。爱丽丝从真实的世界来到了一个幻想的世界,在经历一番冒险后,又再度返回。

《爱丽丝梦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并非只是作家,他同时也是逻辑学家与哲学家。因此,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书中的奇境就仿佛是个充满哲学谜团的地方;读者们或许会问,“我们能否在早餐之前想出六件不可能的事?矮胖子是否真能理解自己所说的话的含义?那只龇牙咧嘴的猫是否真能整个消失,只留下露齿的笑容?”

在电影《黑客帝国》里,历险旅程的方向则正好完全相反。主角尼奥(Neo)在计算机银幕上见到了一条信息:“跟着白兔走!”不久之后,有人找上门来。有个在肩膀上刺了只兔子的女人邀他去参加一场“派对”。后来尼奥遇见了神秘人物莫菲斯(Morpheus),他要尼奥在红色与蓝色药丸之间作个选择。

尼奥选择了红色的药丸。当他睁开眼后,便从原本所身处的那个绿色的、优雅的虚幻世界,回到了幽暗的、粗鄙的现实世界。与刘易斯·卡罗尔一样,《黑客帝国》的导演沃卓斯基姊妹(拉娜·沃卓斯基[Lana Wachowski],变性之前名为劳伦斯·沃卓斯基[Laurence Wachowski]与安德鲁·沃卓斯基[Andrew Wachowski]),同样以这

部电影创造了一个充满哲学谜团的地方；观众们或许也会问：“整个世界是否可能只是一个幻象？机器有思考的能力吗？我们是否真有自由意志，或者，一切其实都只是注定好的宿命罢了？”

当我们提出了哲学的问题，我们的思维便会去“流浪”。在哲学里，以诸如“流浪”或“旅行”来比喻“前进”，可谓司空见惯。康德曾将哲学形容成“在思想中确定方向”。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的问题具有“我不了解自己”这样的形式。而哲学的目的无非在于，“为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路”。

捕蝇瓶是一种下方敞开而上方封闭的容器，一旦苍蝇误入其中，便会被困在里头，因为它们总是只想着要往上飞。人类想要逃出所谓的“奇境”或“母体”（matrix，即《黑客帝国》里机械世界的主宰），就好比困在这种玻璃瓶里的苍蝇，同样也是困难重重。

在本书里，你可以跟着白兔前往另一个奇境：现实。因为，借哲学的眼镜之助，我们可以用更犀利的眼光观察那些平凡无奇的事物。诚如普鲁斯特所昭示我们的，最棒的旅行并非那些远赴异国的游历，而是以不一样的角度去审视这个世界。就在这穿越人生、穿越世界的来来回回中，我们在追逐知识的旅程上满载而归。

我们可以一如既往、单纯地逛逛超市，或是与此同时稍微想一想，一场看似平凡无奇的购物，是否就是对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作的考验？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聆听一场歌剧，或是与此同时稍微想一想，我们之所以认为《女武神》（*Walkure*）这部作品美妙，不过只是由于我们具有从众的心态罢了？我们可以抽根卷烟，优哉游哉地享受吞云吐雾的快感，或是与此同时，附带地问问自己，“吸烟究竟会限制还是扩张我们的意识，此举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 现实的奇境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哲学的导读,通过十个篇章,清楚地回答了哲学方面的大提问:人可以不带情感地活着吗?神存在吗?我们能否自由地作决定?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的言语如何具有意义?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意识吗?梦是否具有功能?我们如何感受自己的身体?为何美对我们而言,是如此重要?死亡是否具有意义?这些篇章各自是独立的单元,不必依靠别的篇章也能读懂它们。

传统的导读书籍总是会让我哈欠连连。更糟的是,即便读了十几次与古代思想家及其难解的理论有关的介绍后,读者依然搞不清楚,到底谁说的正确以及为何正确,更遑论,当前某些有趣的争议问题竟只字未提。

这本书为读者在哲学的迷宫中指引了方向,其中还包括过去几十年中为人所发掘的一些秘密通道与快捷方式。在旅程中,我们将会把某些知名但却杂乱无章的理论弃于路旁,许多成见与迷思则会被我们修剪。有别于那些尽可能将所有见解集于一身的传统导读,本书则是将重心放在好的论据上。

在中学的最后三年里,我们都曾在许多科目中读过与哲学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曾激发我求知的热情。然而,那些基于理论的晦暗不明所累积出的求知动能,却将我误导至两个错误的方向。一来,我曾误以为,那些以愈隐晦、愈难解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章,必定是“寓意愈为深远”的文章。

可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很快就发现,“我错了!”那些讳莫如深其实不是我的问题,而是那些文章的问题;那些看似博大精深的内



容,往往若非陈词滥调,便是胡说八道。

二来,我也曾相信,通过学习哲学,我便能将某种“帷幕”推开,从而跨入一个全新的世界。然而,关于这一点,我又错了。哲学家的工作其实并非在于发现陌生的奇境,他们充其量只是将已知的世界看得更为透彻。他们只是通过学习而理解到,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论”(Ideenlehre)里的“帷幕”或“隐藏的智能”这些隐喻,其实不过只是一些影响深远却根本站不住脚的知识理论罢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隐藏着的第二个世界。现实其实就是真正的奇境!

好的哲学家会力求他们的文章能达到清晰与可理解的理想状态。为此,他们会戴上擦拭干净的观念眼镜。有时他们还会拿出放大镜来仔细审视,有时甚至会拿出广角镜,从较大的脉络去进行观察。在这当中,我们应当尽力避免各种观念上的镜片让我们的观察失真。

更确切地说,许多人往往会埋首于某位思想家的研究,他们不仅对该思想家的用语和思想如数家珍,甚至还将这些人的观点奉为圭臬。譬如,要是人们戴上了尼采的太阳眼镜,整个世界便会显得阴沉沉沉;若是在鼻子上架一副弗洛伊德的粉红眼镜,则无处不会让人感到如玫瑰般缤纷。我们必须抗拒这样的诱惑,才能保持警觉地将运动的隐喻用在思想上,将视觉的隐喻用在知识上。

## 什么是哲学?

亚里士多德曾说,哲学起于惊奇;也有不少人甚至会说,哲学起于天真的惊奇。然而,唯有当所谓的“哲学”指的是像古希腊的“科学”,这样的说法方属正确。

诸如“哲学家”“学生”以及“他”等修辞上的一般“统称”,本书

在使用这类词汇时,一律兼指女性与男性,不另行赘述。语法上的性别,并不代表生物上的性别。

儿童自小开始便可谓“学者”,倘若他们没有将这种“习惯”戒除,他们一生都会是“学者”。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却还不是“哲学家”。纯真的好奇心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儿童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世界如何运行。早在他们想要知道诸如神是否存在或正义是什么之前,他们只会问,“为何会变黑?在没起风时,风都到哪儿去了?”

不同于自然科学所回答的典型的“为什么的问题”,例如“为什么石头会掉到地下?”“为什么细胞会分裂?”“为什么水会结冰?”,哲学所提的则是相应于此的“是什么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因果关系?”“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自然法则?”当然,光凭“什么问题”的形式,我们尚无法认出哲学,不过,如果再加上目的,我们便能认出它,因为哲学所追问的是事物的本质。

就今日的观点而言,哲学可谓一门概念的科学,换言之,哲学是属于思想范畴的科学。这些思想范畴既基本又普遍,没有它们,我们或许根本什么也理解不了。它们分别是:空间与时间、语言、理性、意义、真实、知识、因果关系、对象、事件、意识、善与恶、知觉、行为、情感、人、正义、美。

正如儿童,自然科学家同样也想知道,为什么发生了某些事情?相反地,哲学家则是带着他们的好奇心去对那些司空见惯、老生常谈的事物追根究底。他们会去探寻那些理所当然的事物里的奥秘,他们会去追问那些最基础的概念如何相互关联。例如,如果没有宇宙,还会有时间吗?为了要说话,人类必须具备理性吗?痛苦或情感也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出现吗?

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科学家将他们的理论,套用在由观察与实验所得出的资料上;哲学家也会做实验,只不过,他们所做的是不需要

设备或器材的思想实验。在哲学里，数据与理论之间并没有一刀两断的明显区别。每个与哲学有关的想法或文本，也可以进一步成为哲思本身的对象。

所以，每位研习哲学的学子都可以在与历史上的思想大师平起平坐的状况下进行研究。诚如中世纪的哲学家伯恩哈德·冯·夏尔特(Bernhard von Chartres)所言，之所以会如此，无非只是因为我们这些出生较晚的侏儒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登高的路途极其艰辛，可是从上方远眺，我们就能将难以言喻的美景尽收眼底。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往往能比巨人看得更远，可是我们绝不能忘记，没有这些巨人，我们或许无法站到那么高的位置。此外，我们也不能将巨人的身影与自己的身型大小相互混淆。

## 作为科学的哲学

“哲学家”这个头衔并非受保护的职业名称，就如同“侦探”“设计师”或“记者”那样。每个人都可以把它当作别名印在自己的名片上。不过，这种滥用头衔的情况，往往会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那些在学术方面学有专长的哲学家与其他门外汉混为一谈；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或艺术学院的合格毕业生身上。

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倒也不必那么小家子气，可以说，我们全都是哲学家，就如同我们也全都是心理学家或电视机前的足球教练那样。正如足球教练有好有坏，在哲学家的情况里也是一样。好的哲学家依据高阶的学术标准来工作。他们所写的东西明白、易懂、论证精确，旨在对学术的进步有所贡献。

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这个哲学流派深受英美的哲学研究所影响，我自己也倾向于这种研究取向)便是以这样的理念为己

任的哲学之一。正如每项手工艺,哲学也是知识与能力的集合,从事的人必须熟悉相关的内容与方法。分析哲学家的特征便是他们的方法。他们总是力求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表达,并且只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使用专业用语。

他们以详述理由的方式来论证,力图解决问题;他们在逻辑方面训练有素,以缜密的方式压缩自己的论点。在分析哲学里,不存在对权威的迷信。只要是好的论证,无论是由亚里士多德、伯特兰·罗素,抑或是某个默默无闻的高中生所提出,这个论证同样都会是好的。

分析哲学家会在写作中展现出某种无形的眼色,他们会非常认真地对待专业问题,对于他们自身则不是如此。他们不会去塑造充满个人风格的专业术语,由此与整个社会划清界线,相反地,他们会把自己定位成某个人人皆能有所贡献的研究计划的参与者。

他们不仅以清晰的论述取代令人费解的内容,而且将这样的取向视为自己的强项。他们不仅彻底地思考,更反问自己,所有科学研究的成果如何相互调和?分析哲学家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更准确地阐释科学与日常生活中的言论及思考方式。

在发展初期,大约是在一百多年前,分析哲学主要是将重心摆在语言哲学与科学哲学。时至今日,无论是伦理学、美学、文化、宗教或政治等主题,无不成为分析哲学所关注的范畴。

在哲学这个领域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稠密。也因此,哲学的地图具备了更精细的尺度,因为许多地方在过去一直是渺无人烟的。在这本书里,我将试着特别让原初的思想发声,无论它们出自哲学,或出自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与神经科学等其他相邻学科。

## 米老鼠、红酒与热气球

并非所有的哲学都遵循着科学哲学所秉持的清晰与明确的理念。相反地,许多哲学家甚至与这样的要求相去甚远。我们总是会一再遇到三种典型。

第一种典型便是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所说的“米老鼠哲学家”(Mickey Mouse philosophers)。这类哲学家倾心于某些大起大落的论点,例如真理并不存在、人毫无自由意志可言、情感无非只是大脑状态的言论。

此外,有别于那些认真的哲学家,米老鼠哲学家也不费心去论证他们的主张,对于相关文献并不熟悉,只凭某些自己一知半解的理论得出结论。他们不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地思考,一味地只想对我们的“世界观”发动革命。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自己究竟想主张些什么,他们多半完全说不出个所以然。

有时,某些神经科学家或物理学家甚至也会加入这些人的行列;尤其是那些在自己的专业里取得不错的成就,却同时误以为别的学科不具有同样高水平的家伙。他们相信,可以从实验中找出问题的答案。只不过,事实上,那些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提错了!这些米老鼠哲学家不愿跟随白兔的脚步,取而代之的,他们宁可见树不见林地拿着大炮轰小鸟。

第二种典型便是所谓的“红酒哲学家”(red wine philosophers),他们在一杯波尔多葡萄酒下肚后,便能滔滔不绝地谈话或写作。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曾受过良好教育,甚至还是出类拔萃的文学家,可以源源不断地说出许许多多不同凡响的比喻。

遗憾的是,他们并不将自己过人的语言才华用于事实上。他们

同样也对最新的研究成果缺乏兴趣,不会有系统地对自己的论点深思熟虑,只会以天马行空的方式任意联想,万一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们便会提出质疑。

在这种状态里,攻击“学院派哲学家”的时事评论员不在少数;他们之所以会作这样的攻击,有时或许是因为他们得不到专业人士的肯定。对于门外汉来说,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博学多闻,因为他们不仅总爱掉书袋,而且还善于巧妙地将自己片面的观察,包装成伟大的论点忽悠别人。在风格与表演方面,红酒哲学家可说是金玉其外,只不过在内容方面,他们却是败絮其中。他们的文章往往十分华丽,然而读到最后,不仅不会让人增进知识,反而还可能越读越迷糊。

至于第三种典型,则是所谓的“热气球哲学家”(hot air balloon philosophers)。属于这种类型的,多半是法国的文化学者,他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各种感官错觉,在文本中发现了各种歧义,在学术中发现了各种权力游戏,还大胆地由此得出结论:这个世界不过只是个虚构,我们的言语具有无穷的意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真理!美国哲学家杰瑞·弗多(Jerry Fodor)曾说,这就好比我们在头痛时选择直接把头砍掉,而不去服用阿司匹林。如同米老鼠哲学家那样,他们也喜欢耸人听闻的、极端的论点。

不过,热气球哲学家倒是由此得出了方法上的结论:他们不想再以科学的方式工作、不想再以明白清晰且无矛盾的方式写作、不想再为自己的主张论证,而只想创作文学!

为此,他们大吹大擂自己的论点。在高空飞行中,一旦空气变得异常稀薄,他们便会将自己的幻觉与真知混淆。如同红酒哲学家那样,当他们遇到氧气不足的情况时,他们就会用比喻的糖精来补偿。

由于一切不再涉及真理，因此，相较于在其他地方，在这个圈子里人们更在乎被重视。他们必须更高分贝地大声疾呼，好让自己能被听见。因为，所有的主题不过是一时的流行，它们就像气球一样，很快就会被风吹走。热气球哲学家不收集真正的知识，他们会借助于修辞来替自己划界。他们也不想跟随白兔的脚步，宁愿在盲目的国度里扮演目光短浅的导游。

有别于他们，分析哲学家将自己定位在某个三角的中心。这个三角包含了三个端点：文本、自然以及文化。他们十分娴熟于重要的相关文献，由此避免重复过往的争论。

此外，他们也谋求对经验研究的综观。因为，他们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只露出一颗头颅瘫坐在谚语的躺椅上。时至今日，他们必须坐在圆桌上答复来自其他科学家的各种难题。最后，如同文化学家，分析哲学家也对流行与权力游戏以及哲学的社会与文化面向极为敏感，可是他们却不因此而牺牲准确性、现实性与科学方法。

## 对于哲学的成见

没有哪个学科像哲学一样遭到许许多多的成见。有些人认为，哲学主要是在作文本的训诂，换言之，是在批注前人的著述。对于这些人而言，只要哲学可以将某个思想安插到思想史上就足够了。然而，哲学其实是始于那些有人质疑某个主张是否已有妥善的论据之处。

有些人则认为，那些印在日历上的花哨格言特别具有哲理，尤其是当它们隐含了诸如“自由”或“意义”等概念在其中时。然而，在这类情况下，哲学则始于格言家可以解释清楚他们的陈述究竟是何意。

某些人则自以为是哲学家,因为他们质疑一切。一旦有人说些什么,他们立刻就会问,“你怎么知道?”这种反射式的怀疑论,可说是科学怀疑的讽刺漫画。它将可靠的知识与无误论相互混淆。讽刺的是,人们可以用哲学的方式证明,根本不可能同时去质疑一切。

批判是怀疑的表亲。因此,许多人认为,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或许必须问问哲学家们的立场,因为他们特别有资格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然而,一方面,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对那些迫切的议题形成合宜的判断;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有责任谴责与纠正那些误解与不公不义。哲学方面的教育也许可以在这当中有所帮助,只不过,它其实并非通往政治成熟的王道。

哲学家也并非天生的人生导师,他们无法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拥有既幸福又充实的人生,即便在这个行业里确实存在着部分的幸运儿。

最后,哲学既没有走到它的“尽头”,也未曾被其他学科所取代。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L. Austin)曾将哲学比作太阳,逐渐地将个别的学科分出,接着便冷却成一颗颗行星。有些人还接着阐述,“后来太阳停止发光,剩下的只有那一颗颗行星”。

这是个颇具吸引力的意象,只可惜是错误的。亚里士多德曾问,“是什么让存在有了生命?”“为何我们会做梦?”这些问题是经验问题,故而亚里士多德也曾是自然科学家,即便当时尚无这样的名称。不过,他所讨论的,主要还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例如与时间的性质或因果关系有关的问题。直到今日,情况依然没变。

举两个例子来说,物理学家阐述自然规律,然而“何谓自然规律?”这样的问题则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再者,心理学家对我们的行为提出解释,可是他们却很少会去问,什么是良好的心理解释所应具备的特质。一旦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便会跨入哲学的领域。



## 借过，我是哲学家！

在一场派对中，如果有人承认自己在攻读哲学甚或教授哲学，总会同时引来钦敬与鄙夷的眼光。有时钦敬的眼光会多些，因为人们会觉得，竟有人尝试去解答“人”这个大谜团。有时鄙夷的眼光会多些，因为人们会觉得，竟有人会去钻研那些疯狂、脱离现实的主题。

接下来总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例如“你最喜欢的哲学家是谁？”就仿佛哲学家是作家、明星或导演。最好的答案莫过于“伍迪·艾伦”（Woody Allen），因为他同时集多种身份于一身。

第二个常被问到的典型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研究哲学？”老实说，我也每天都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对此，佛陀倒有个妙答。他说：“虽说这一行的收入不是很丰厚，进步又缓慢，不过倒是可以认识不少有趣的人。”

第三个典型的问题往往会伴随着忧心的眼神，“那么，你学了哲学之后都做了些什么？”我曾在哲学研究所担任过多年的学生顾问。起初，我总会很概括地回答：“哲学家会在出版社、媒体、政坛、企业咨询等领域工作。”后来我发现，列举某些哲学系的毕业生（例如李小龙、马丁·路德·金、教宗本笃十六世 [Benedikt XVI] 等人）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做了些什么的回答还更有效果。

总是可以将妙喻信手拈来的维特根斯坦曾说：“哲学是一场战斗，它反对的是以语言作为手段来使我们的理智入魔。”时至今日，哲学家可谓是“无理论国界医师”，他们不仅治疗语言的混沌，更致力于揭穿所有情况下的胡扯。他们会借助于“真理探测器”来工作；它会在侦测到政治的空话、广告的洗脑、电影的陈腔滥调，以及